

一 从卜吕梅街到圣德尼区

先头在昏黄的暮色中喊马吕斯到麻厂街街垒去的那声音，对他来说，好像是出自司命神的召唤。他正求死不得，死的机会却自动找他来了，他正敲着墓门，而黑暗中有一只手把钥匙递给了他。出现在陷入黑暗的失意人眼前的阴森出路是具有吸引力的。马吕斯扒开那条曾让他多次通过的铁条，走出园子并说道：“我们一同去吧！”

马吕斯已经痛苦到发疯，不再有任何坚定的主见，经过这两个月来的青春和爱情的陶醉，他已完全失去了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已被失望中的种种妄想所压倒，他这时只有一个愿望：早日一死了之。

他拔步往前奔。刚好他身上带有武器，沙威的那两支手枪。

他自以为见过一眼的那小伙子，到街上却不见了。

马吕斯离开了卜吕梅街，走上林荫大道，穿过残废军人院前的大广场和残废军人院桥、爱丽舍广场、路易十五广场，到了里沃利街。那里的商店都还开着，拱门下面点着煤气灯，妇女在商店里买东西，还有些人在莱泰咖啡馆里吃冰淇淋，在英国点心店里吃小酥饼。只有少数几辆邮车从亲王旅社和默里斯旅社奔驰出发。

马吕斯经过德乐姆通道进入圣奥诺雷街。那里的店铺都关了门，商人们在半掩的门前谈话，路上还有行人来往，路灯还亮着，每层楼的窗子里，和平时一样，都还有灯光。王宫广场上有马队。

马吕斯沿着圣奥诺雷街往前走。走过王宫，有光的窗口便逐渐稀少了，店铺已关紧了门，不再有人在门口聊天，街越来越暗，同时人却越来越多。因为路上行人现在已是成群结伙的了。在人群中没有人谈话，却能听到一片低沉的嗡嗡耳语声。在枯树喷泉附近，有些“聚会”，一伙一伙神情郁闷的人停在行人来往的路上不动，有如流水中的砥石。

到了勃鲁维尔街街口，人群已不再前进。那是结结实实一堆低声谈论着的群众，紧凑密集，无隙可通，推挤不动，几乎无法渗透。里面几乎没有穿黑衣服戴圆边帽的人。是些穿罩衫、布褂、戴鸭舌帽、头发蓬乱竖立、面如土色的人。这一大群人在夜雾中暗暗浮动。他们的耳语有如风雨声。虽然没有人走动却能听到脚踏泥浆的声音。在这一堆人更远一点的地方，在鲁尔街、勃鲁维尔街和圣奥诺雷街的尽头，只有一扇玻璃窗里还有烛光。在这些街道上，还可以看见一行行零零落落、逐渐稀少的灯笼。那个时代的灯笼就象是吊在绳子上的大红星，它的影子投射在街上象个大蜘蛛。在这几条街上，不是没有人。那儿有一簇簇架在一起的步枪，晃动的枪刺和露宿的士兵。谁也不敢越过这些地方去满足好奇心。那儿是交通停止，行人留步，军队开始的地方。

马吕斯无所希求，也就无所畏惧。有人来喊过他，他便应当去。他想尽办法，穿过那人群，穿过露宿的士兵，避开巡逻队，避开岗哨。他绕了一个圈子，到了贝迪西街，朝着菜市场走去。到布尔东内街转角处，已经没有灯笼了。

他穿过人群密集的地区，越过了军队布防的前线，他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方。没有一个人过路的人，没有一个兵，没有一点光，啥也没有，孤零零，冷清清，夜深沉，使人好不心悸。走进一条街，就象走进一个地窖。

他继续往前走。

他走了几步。有人从他身边跑过。是个男人？是个女人？

是几个人？他答不上。跑了过去便不见了。

绕来绕去，他绕进了一条小胡同，他想那是陶器街，在这小胡同的中段，他撞在一个障碍物上。他伸手去摸，那是一辆翻倒了的小车；他的脚感到处处是泥浆、水坑、分散各处而又成堆的石块。那里有一座已经动手建立，随即又放弃了街垒。他越过那些石块，到了垒址的另一边。他靠近墙角石，摸着房屋的墙壁往前走。在离废址不远的地方，他仿佛看见他面前有什么白色的东西。他走近去，才看清那东西的形状。原来是两匹白马，早上博须埃从公共马车上解下来的马，它们在街上游荡了一整天，结果到了这地方。这两匹马带着那种随遇而安、耐心等待的畜生性格，无目的地荡来荡去，它们不懂人的行动，正如人不懂上苍的行动一样。

马吕斯绕过那两匹马往前走。他走近一条街，他想是民约街，到那儿时，不知从什么地

方飞来一颗子弹，穿过黑暗的空间紧擦他的耳边，嘘的一声，把他身旁一家理发铺子门上挂在他头上方的一只刮胡子用的铜盘打了个窟窿。一八四六年，在民约街靠菜市场的那些柱子拐角的地方，人们还能看见这只被打穿了的铜盘。

有这一枪，总还说明那地方有人在活动。此后，他便什么也没有遇到了。

他走的这条整条路线好象是一条在夜间摸黑下山的梯级。

马吕斯照样往前走。

youth整理校对



[返回上页](#)